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繡鞋記 第二回 寶蓮庵請尼作合

詩曰： 意外姻緣不是真，無端邂逅兩逢親。  
莫愁底事難成就，自有穿針引線人。

話說蔭芝聽得親家來了，連忙迎入館中。禮畢，分賓坐下，徐安就即進茶。鶴舉微微含笑，叫聲：「親家，幾日違教，為何愁容可掬？」蔭芝答曰：「不錯，弟是有宗心事，難向人言，叨在親好，不妨與你細說。只因昨日散步閒遊，打從松柏高街經過，忽遇門邊站立一位如花美女，查問原由，知道她是張鳳姐，有意兼葭相依玉樹，未曉桃源何處問津，伏祈高明一為指示。」鶴舉聞言，哈哈大笑：「我估親家為著何來，誰知思念張鳳姐。小弟頗知她的根底。先年嫁與汾溪何宅，不幸青年守寡，三載於斯，時常歸來外室居住。她同寶蓮庵內桀枝、亞左兩尼交好，時常往來，不啻如糖似蜜。親家為何忘卻了麼，不用求媒執斧，不用拉扯皮條，但得兩個禿奴舌劍唇槍，自能攜雲握雨。親家意下以為如何？」蔭芝聽得這番說話，喜上眉頭。

心中偷忖起來，亞左係我平日交好，今將此事托其作合，恐他求更〔不便〕推卻。主意已定，開口叫句：「親家，多蒙賜我指南小婦，謹依桀訓。正所謂：一人計短，二人計長。古云：

送佛送到西天。還請親家與我同行前往寶蓮，幸勿吝玉。」鶴舉答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蔭芝連忙穿衣打扮，吩咐徐安看守館中。於是兩人搖搖擺擺出門而去。信步行來，頃刻之間便即到了。但見禪院深沉，寂無人聲。二人步入庵內，看見苔痕綠淨，滿徑紅飄。轉過東軒，適值桀枝課誦已完，經堂倦坐。見了葉、李兩人，疾忙起身迎接，春風滿面，笑說：「今日是何風吹貴人到此，禪室生輝。」問訊已畢，吩咐小尼敬奉茶湯。請問二位光臨，有何照顧？睽違雅范，結想殊深。」蔭芝道：「握別以來，時縈五內，只緣俗冗紛紜，有疏奉候。目今寄寓水頭陳宅，相去咫尺，可得時常親近。今者到來，並無別意，有一機事相求，師傅若肯應承，方可說與你聽。」桀枝道：「素女雅愛，報答無由，倘有萬難之事，也亦盡力為之。伏望你令，明以教我。」蔭芝道：「蒙你允肯周全，實乃心腹之人。不瞞你說，我因日前在松柏高街經過，看見張鳳姐站立門邊，丰姿可愛，秀色可餐，歸來忘餐廢寢朝夕懷思。左右思維，實乃無從入手，聞得你與張鳳姐時相往來，頗得同心合意，特此拜浼，為我傳音。倘獲玉成，斷不有辜大德。」桀枝說：「我估所托何事，原來為看張鳳姐。若托別的，我可擔承，要我傳書遞柬，實難從命。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出家人只看經念佛，不管引線穿針。另請高明，恕吾方命。」蔭芝道：「出家人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。佛法無邊，普度一切，有求必應，無不樂從，故此禪堂梵院稱為歡喜地。伏望大開方便之門，慈雲蔭護楊枝，甘露灌溉荒田。事成之日，定然厚報深恩。」桀枝道：

「既然如此，只得曲為承應。但我雖能作合，千祈勿要過後去人。」蔭芝作揖稱謝，叫聲：「師傅，一切放心，此恩此德沒齒難忘。」鶴舉聞聽，甚為喜悅，便道：「我所指引，可是真的？」蔭芝答雲：「高見不差。」議論之間，不料桀枝早已令人備辦齋膳，扳留葉、李兩位在客堂酌酒。飲畢，告別回歸。

聲音遲日再來補報。桀枝相送出門，一拱而別。二人各自歸去，按下不表鶴舉。

單說蔭芝回窗，心中忽然想起：倪訓導名新棠，與我頗稱莫逆。聞他與張府屬在葭葦，不若祀他鼎力周全，從旁相助，俾得早為成就，以免擔延時日也。次朝早起，峨冠束帶。吩咐僕人打轎，前往倪府拜會。徐安先行投帖，陳福在後跟隨。到了倪府門前駐轎。新棠忙便出迎，攜手步進書房。二人施過了禮，分賓坐下。倪爺說道：「違教以來，實深企慕，邇聞喬遷貴寓，未得趨候起居，疏懶之罪，乞為原宥。」蔭芝答道：

「不敢，弟緣公私交迫，弗克時親芝宇，近況如常，藉福托庇平善。日前蒙兄過信，尚未歸趨，寸衷殊覺耿耿耳。」倪爺道：

「區區之項，何足介懷。朋友有通財之義，自古皆然，毋庸齒及。」家童進茶，飲畢，敘談悃悃。末幾，葉爺意欲告辭，新棠挽留再四，吩咐擺筵款待，情義殷殷。蔭芝心內不勝歡喜，暗暗稱羨；倪公果實疏財仗義，我的心事何妨與他傾談。酒過三巡，葉爺啟口叫聲：「賢弟，不瞞你說，我有一段姻緣與你商酌，倘蒙鼎力介紹，諒必有濟。」倪爺說：「有何見教，請道其詳。」蔭芝便將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盡為剖白。新棠聽了，微微含笑：「進士公實乃有心人也。彼姝者子，果然生得美貌超群，但此女寡居三載，有意曲譜求凰，恐茂陵才子從此便乃當爐耳！弟想弟與張家屬在戚末，但伊母平日背冷趨炎，十分勢利。若然說出當朝戶部主事求親，自必樂為從允。既承見諭，這段姻緣交於小弟身上，斷不有辜所托耳。」蔭芝聽罷，呵呵笑道：「兄乃斲輪老手，作事必諧。況小弟先已令人通傳消息，看來不致落空。更有一言奉托，賤內乃是女流，生平賦性耿介，恐其懷有醋意，不能相安。仰懇駕下修書一封，札致家岳南宮，訓誨伊女，以免後來爭論。」新棠諾諾連聲答應。

蔭芝拜謝，辭別而歸。

光陰易過，時序頻更。不覺乃是端陽佳節，柳垂隴畔，荔熟村頭，畫舫蘭橈，男女共看龍舟競渡，滿河盡是遊人。笙歌迭奏，鑼鼓喧天，十分熱鬧。張鳳姐叫聲：「嫂嫂，我想前世不修，身為女子。你晚佳節當前，不能學得男子，四方遊玩。

或東或西，聽其隨意行樂；或南或北，任他到處留連。我輩女流，算來虛擔歲月。」陳氏聞言，雙眉頻蹙：「姑娘所說，大欠參詳。我想人生在世，男女皆同一體，總為命裡所招，厚福者，榮華樂享；薄福者，冷落堪憐。多少名門閨秀出嫁，夫唱婦隨，燕侶鶯儔，如膠似漆。雖是女流，未為孤負，何必區區身為男子乎？所可恨者，如我命生不辰，竟同秋葉，終年長守有夫之寡，這卻是虛耽歲月了！」言罷淚如雨下，鳳姐連忙勸解：「嫂嫂何必如此傷情，我兄迷離花柳，乃係少年心性，一朝省悟，定必月缺復圓矣。如妹許字何門，心擬天長地久，不意福薄災生，青年喪偶，獨守空房，何恨如之。今者柏舟自詠，觸景傷神，畫眉彩筆誰拈？舞鸞青鏡獨對。雖不敢雲節凜冰霜，少可自信腸如鐵石。孤芳獨抱，以待將來。」二人談論一番，轉回閨閣而去。按下不題。

且說貢士何公，餼食有年，品學兼美，其女配與葉蔭芝為繼室，夫妻篤好，如鼓瑟琴。何公在水和街裡設帳，桃李如雲。

節屆端陽，放假無事，在家養靜。忽然見有一個蒼頭手捧魚鳥尺素，據云：欵式倪老爺奉達何公。雙手接過，即行開閱。內云：

世愚姪倪欵式書奉南宮世伯大人閣下：久疏塵教，鄙吝叢生。聯隔以來，屢欲裁鴻到候，只緣公私交迫，以致尺一快如。

辰下荷風蕩暑，竹露生涼，遙念台禧定符，私祝翹翼何如。啟者，令坦鹿莪曲譜求鳳，情殷射雉，表卿卓女，指日同盟。俱以稔知，無煩贅述。前所慮者，張家喬梓，未肯曲從，今調處之餘，又蒙許可，天合奇緣。想鹿莪不亦稱快乎。惟是外緣易就，內患難堪，■■無療妒之方，鶯燕有相猜之隱，在令愛夙承姆訓，固知德蔭江沱，在鹿莪熟慮閨情，恐其伴生牀第。特囑姪修蕪楮，聊達葵私，伏乞琴書之暇，僱肩輿踵棄府，詳諭令愛一番。俾鹿莪月意圓成，庶不致負前因於石上，虛雅約於河洲，妙何可罄，臨楮不盡依馳。專此，走達。順請潭祉，不既。世愚姪倪欵式頓首。

何公看罷書函，沉吟半晌，此事新棠也曾說過，因到張家拜會，見木公心意未決，權為放下。今者書來，囑吾將女勸諭，以杜後來爭端。此乃蔭芝過慮。先為安慰女心，待我修函致復新棠，然後將情勸女。繕札已畢，打髮蒼頭回轉，吩咐催轎，即往石井村而去。到了葉府，何氏聞知，疾忙迎接父親。問安已畢，親手敬奉香茶，口稱：「爹爹到此，有何見諭。」南宮含笑叫句：「女兒，我來並無他事，只因張家女子，情性溫柔，舉止端莊，你夫有意好逑，添為內助。想你自幼在家讀書，頗諳三從四德，閨房之事也亦深知。古來三妻二妾指不勝屈，后妃能逮下而喬木興吟，夫人承雅化而江沱致詠。況伊乃是德門之裔，堪比玉葉金枝，不嫌位列小星，你亦何妨容物？千祈勿生妒心，常懷醋意，不惟你夫之幸，亦你父之幸也。」何氏聽罷這一番言語，滿面春風：「爹爹一旦放心，女兒雖屬愚呆，夙昔曾聞閨訓，但願之子於歸，同心共事夫婿，情同姊妹，有何大小之分。第恐人心叵測，反覆無常，

更恐男子溺情篤好，恃寵爭強，使女有綠衣黃裳之歎，夫復何言。」何公聽罷，滿心歡喜，得女如此，真不愧大家之風。話罷，即時打轎歸家。